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五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耇永興中自赫

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曽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

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
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
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
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
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
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
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
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

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備弟均字天徳少善射有將略初為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歴定青兾三州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兾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兾州刼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刼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賔人多去就故權立

東青州為招懐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猷文詔書譲之又以五州人户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户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畧泰常中為中散太武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

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

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郡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

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
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
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
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
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内都大官宋
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
敕文擊之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
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

免者千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
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
内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
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
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
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
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
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喜

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户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太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苪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為豫州

刺史詔讓其在州寛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
州決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
關内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隐敕文
始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開府領護
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
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
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

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户分徙千家於
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
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
城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户二萬餘人屯北
嶺為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
為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
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
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

鬬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眞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畧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

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
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
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
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
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
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嶮為逆詔羅漢討禽之
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
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

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

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
怗然孝文下詔襃美之徵拜内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
卒官謚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
謚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
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宋遣將張
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
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

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容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泝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

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户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

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黄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黄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犄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曾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

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
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
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
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
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
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
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㬥橫殺
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

任使曾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為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毁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

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草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

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携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為内應所携妻子並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汝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兖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祖真柔玄鎮將内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

幽州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為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

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

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武安縣男出為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絶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名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輙用

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内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閒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緜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命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命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季龍豹之祟徵拜光禄勳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

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内或迭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儛次至康生乃為力士儛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

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乂所執鏁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

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甞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乂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

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為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

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閤將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

自詰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别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争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為兵永平中追其前勲起為試守中山内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

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
征別將隸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
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
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
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
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
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

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為荆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名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

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從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

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恠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

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輙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怗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悦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悦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輙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

年専習水戰脫有不虞名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
深是宜要當赦如請二年除幷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
遠近還為金紫光禄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
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
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
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
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

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悦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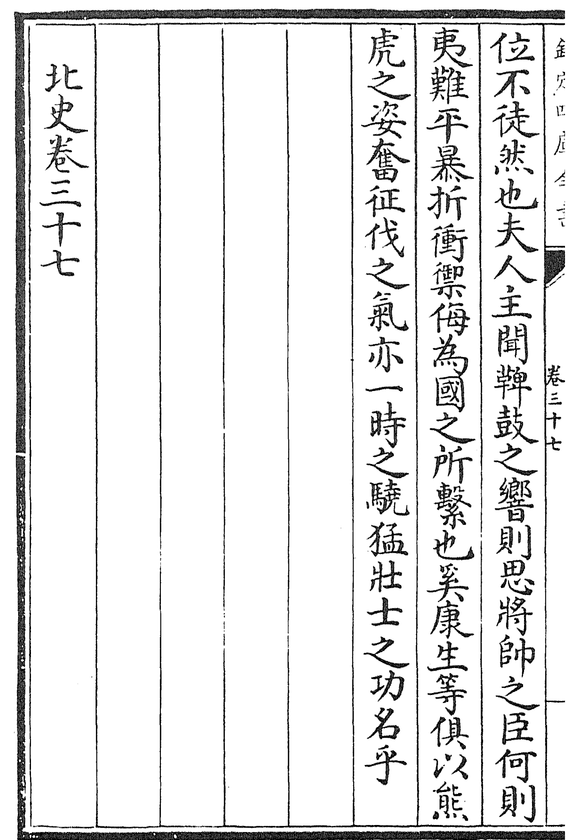
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衆來
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俘
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强諸將所憚初議遣
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
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
遷伊甕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
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
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

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蹔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鍱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

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
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為兼統
軍隸揚州刺史薛眞度眞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
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
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
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除鎮西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

於青州叔仁為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平三年
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
涼州刺史遣使容通欵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
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
以沉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
一戰之利僥倖蹔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
荒帥翻然效欵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



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北史卷三十七

北史卷三十七考證

孔伯恭傳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喜公一本作憘

田益宗傳間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横殺上魏書有又字

奚康生傳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與應作其

楊大眼傳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南賊二字乃仍

魏書而未及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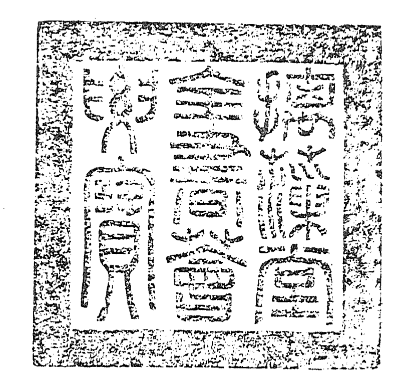
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唐避虎字故本書皆改爲武或爲彪或爲猛獸此其改而未盡者耳

李叔仁傳邢果反於青州○果應作杲今各本俱同仍之

北史卷三十七考證

謹案卷三十六第十一頁前五行屡絶箪瓢刊本

箪訛箪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八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北史卷三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六

裴駿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子讓之　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

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

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秘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

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為鄧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爨酉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朴特為西鄧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鄧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

烈無子修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
凡以孝友稱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
為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
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
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
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
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
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為南秦州

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効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觧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尅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

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别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叅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叅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疾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

莫為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為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

寔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會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兾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𡚁諮議參軍并州别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𧈧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宫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别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

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頼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

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儁從叔愛醜桃弓並見稱於鄉里子夙字買輿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鑒鑒字道

微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為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為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殞寢失常聖躬貶損令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徵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

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為健婦夫半延雋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

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
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
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為
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饑窘夜率
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為衛大將
軍大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
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
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

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鴆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

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内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饑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

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蕺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蕺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

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不徙官曽為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景哲傍汙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

茂既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

之友寄以示洨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
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
洨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
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
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
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
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
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

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顔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早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别有集錄景顔頗有學尚孝静初為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為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

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温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
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儁族人瑷字珍寶太和
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中令
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
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
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
郎四子顒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
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

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

不實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陀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閭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繈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賵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

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
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
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
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
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
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
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
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

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

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歛迹盜賊清靖期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姧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冡邪於是無敢

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為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

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彦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

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代下日為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為齊帥領東宫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

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矩字弘大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

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廵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栅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

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戸部侍郎遷内史侍郎時突厥强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歳為行

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

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方種類僻居遐裔
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
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
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
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
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
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
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

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没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摸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

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户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産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

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羗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

令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
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
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
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
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
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遷
黄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
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

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廵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

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矩輙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

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廹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廵塞北幸啓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

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

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昌隆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懐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内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

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

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
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
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為處分恐失事
機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
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
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時
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
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

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竒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宫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姧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恱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闗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叅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内隨化及至河北

化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與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户

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
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
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
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刃歎曰小
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
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
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

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别上勲書欲以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義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

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啟乞梁州褒中即本郡
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
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
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
踈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
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
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
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

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

時人號為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内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為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遷司農卿又

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劍閣破李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宴轉陵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贈本官

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畧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内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禄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没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為

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寛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寛寛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而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寛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

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頼川鮮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於法保寛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欵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鏁付館厚加禮遇寛乃裁所卧氊夜縋而出因得遁

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寛為髙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寛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寛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寛

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尅之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寛為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寛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寛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寛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

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

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寛没後遂斷絶游從不聽琴瑟歳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寛族弟

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
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
遂没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使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
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使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
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
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毁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
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使懼以告其母

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薄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侠曰圖

歡有立至之憂西廵有將來之慮日至闗右日慎一日
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
西還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都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
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
食人禄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闗賜爵清河縣伯除
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
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
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

齊神武以書招恩政恩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

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彦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没傳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

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
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暠鄴城
守張建竝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
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啟其狀周文
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鄴城
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
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
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

遷户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没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内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

悋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竝來
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
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
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
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
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成都令清不及
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
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鼒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寛征淮南屬隋文帝為丞相鼒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恱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鼒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勲佐命願録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乆寧無革心

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

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漳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為之鄉導景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

年幼盛簡賔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
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叅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
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
為司録及憲出鎮劒南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成
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
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貴莫
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
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

三年遷絳州刺史遼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早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隅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鞣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怨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

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鋭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

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竝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

童兒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儁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

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寛早知去就而寛淪迹異域盖乃命乎嵩和亷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懐其恵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歴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婺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亷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北史卷三十八

北史卷三十八考證

裴駿傳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時監本訛待今改正

敬憲傳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魏書中山下注云闕一字

裴讓之傳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更非速○翻更非速齊書作翻然更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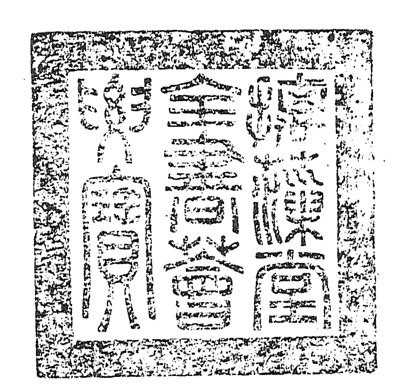
次讞之字士平○士平齊書作正平然以上文次弟諏

之字士正觀之當以此書為是又下文清河崔瞻齊書瞻作瞻

矩傳皇上應天育物○天監本誤大今改從閣本

隨代舊臣遇之甚厚○隨應改作隋

北史卷三十八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